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一

後學同郡畏庵朱欽

文林郎邵武縣知縣秦和蕭

邵武縣儒學署教諭事嚴陵洪鼎校正

靖康傳信錄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叅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
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
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
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

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
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
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
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
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
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
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
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
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後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
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

城而後顧遊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
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
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
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
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天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
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
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
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整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
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
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

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
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
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
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幹离
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
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
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
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

綱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
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
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
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
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
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
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
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
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

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徇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宇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百劄子待對文宇庫上

初王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八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母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顯景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

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
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
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
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
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
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叙謝訖因
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
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
不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
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

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太弊有
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
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
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
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
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
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
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
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為浮
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

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余為叅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引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輶离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覓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

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

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然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正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

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叙所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與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稅副之余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

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為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官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印中使追還中官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

安卿不令稍有踈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官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探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澁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

一 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湏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暉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

之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如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役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足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掛氈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欄木備火油凡
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
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
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兵步隊將
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
十萬碩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
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
急緩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
寨于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赫如
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

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為寨
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
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
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
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
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杙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
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
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
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
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

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
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
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
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
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
如獲姦細捕入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
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
砲槌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
重砲及之而金賊有乘襍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
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

賊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
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于城上如蝟毛士卒
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
庫酒銀碗絳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
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
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
斬竟侯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
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
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
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

命李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
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氣方銳吾
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
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柔懦
恐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
幣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
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
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
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
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為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

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稅是
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离不者南嚮坐稅望之等北面
再拜膝行而前幹离不遣燕人王訥等傳道語言謂都城
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
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
各一百萬疋馬馳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
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
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等達朝廷
稅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
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稅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才崇

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怒欲如其數
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
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况都
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
十餘郡地塘深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
僖三祖陵寢所在予孫柰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
親王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
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
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
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

圖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朝夕肝
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群
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
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
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
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
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
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
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
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

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柰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遺多揭長勝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

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勝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鎗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

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
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
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
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暲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
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
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兼書樞密院事
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
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
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
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

密往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
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
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
勒以賞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
以為恭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
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羨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人益肆
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
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
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殞發掘殆盡
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
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
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
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
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
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
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

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
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
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
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
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
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
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眾議亦允期即
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
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
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

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營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

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闕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

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
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纜百餘人而西兵
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
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
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
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
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
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於
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
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

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訾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
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
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
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
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
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
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
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
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
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守

文虎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滅禹秦檜為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猷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

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

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棧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兵敏

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稅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遂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鄭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

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予盡遣城下兵以追幹离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幹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

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离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間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

以祖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
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昉罷右丞除資政殿
學士官觀以翰林學士何臬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
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
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
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
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
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
為緩則於岸側得絨蓮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飲

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
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
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
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
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
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
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
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
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
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

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
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
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
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
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
為數人所覺萬一狹道君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何以
處之上感悟曰柰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
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
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
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

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
層禁中出入正門於此八宣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
綱令一人來莫曉聖音心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
臣及吳敏來無他欲使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
臣願前去奉迎如蒙使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
宜以釋兩宮之疑決而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
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口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
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
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
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去上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

乞依趙野例幄前奏去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
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叙致方艱危中蒙上
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
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
景園為寧德宮奉道石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
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
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太后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
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
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
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一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

指置令是方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
李侗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儒也以余
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
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
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
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
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刑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
后已有許居寧德宮志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
而道君太上皇后入闕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
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一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

目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
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
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
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
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
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
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
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
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不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

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
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
於聲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
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
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
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
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營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
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
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透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
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

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怒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

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一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

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
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
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
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
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荅曰覽卿
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
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荅語上嘉勞
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
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下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請資福寺迎
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勝行
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按以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
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如有不
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
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
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
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
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
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
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
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
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
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
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
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
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
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
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顧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

符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信萬計如何結搆朕所洞知卿
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
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荅封還不允差御
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
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
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之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
傾損覆日危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
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
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
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以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

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聽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其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

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殺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

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
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
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
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
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
北塘滌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
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
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澆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
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
溝及治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

州縣城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
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
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地謂河北河東
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
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
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
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榷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緝走
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
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
因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

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槩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無虞日防邊禦寇之

累反置而不問余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日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隸

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澁等以為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

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即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

傳信錄附卷一 十一
聞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
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
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
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
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
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叙孤
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
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
子待罪丐去章十餘上上悉批荅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

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
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
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
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談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歿於
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
師道者初幹萬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
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
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
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

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鑠城法以困太原鑠城法者
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
通而姚吉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
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
與姚吉倚角應接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
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
射者而隨行銀碗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
憤怨相與散去師古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
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

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論所以
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
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其任
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
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余退即移疾在告
又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
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荅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
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
以為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

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
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
之賜柰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
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
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實謂非
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
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
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工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

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
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
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
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
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
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
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
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
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
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

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
疋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榜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
馬事屬搔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榜同余竊歎息而
已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
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劉韜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
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
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陝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
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
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余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
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

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
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
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
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
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
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為朕巡邊便可還
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
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
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
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盧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北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

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譎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

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
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
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捨刃運轉
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
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
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
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
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
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
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

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
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
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瞻而思報者也今河北
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
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
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
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
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
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
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

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鮮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

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

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
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
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
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
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乖戰朝夕恐慄
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
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
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
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
紳之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劔不知何

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是
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
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
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
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
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
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
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
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
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

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踈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所疑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韜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韜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瀆平定汾遼之師皆

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懽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

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因又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荅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能決誤國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以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

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
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
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
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
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
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
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
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
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
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

是日落職官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
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調寧江用舍進退
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
勢轉危為安幾成而為庸懦讒慝者壞之為可惜也殆天
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
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峽造荆南為寇賊所
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為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
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內
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
大槩若此庶幾傳信于後世特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

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一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二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靖康元年秋余嚴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
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責授保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年春行次長沙
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
關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
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
得元帥府檄方審初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
覩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

卒周德等所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探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余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趨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羅兵大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吉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

侯加食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漕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牲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首趣台蓋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旨也因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余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耳及其未到羅之以爲中太一宮使
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改封以示
余欲余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斷而
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不若遂留
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
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
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
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
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仰劉黶齎御書

由湖北往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
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
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
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
于內殿見上叙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
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
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
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
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

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
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
改故使陛下總師千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絲墜緒繼
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脩政事
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
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祖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
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
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
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方爲多特爲同列所
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

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恥然
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
是卿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
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
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
意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
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
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
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
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

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踈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卽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

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極是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十鈞之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中內則兵力單弱四方盜賊竊發殘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偽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騫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踈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易稱鼎折足覆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言不勝其任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材智

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
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
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
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
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
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桓公曰不能知人害
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
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
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
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

所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
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
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
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
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讒譖竄
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
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能飛初無左右
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
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
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

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消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日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七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

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官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

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

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邊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脩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

降虜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
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
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
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奉使
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
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
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官禁者月有餘日虜騎
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
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諭取道以行迨彥國

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
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
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
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
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怒之若天下則謂
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
之元帥府怒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
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有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
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
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
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
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
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
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
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故奄家室奴
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
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
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烈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
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逸之臣以示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
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宜召臣得
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黄門宣令
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
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
近之說余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
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
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
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
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

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嚴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質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侯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余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

手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弄口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以土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不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不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生返數囚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

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
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
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
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
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
冲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
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
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
與宮觀執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
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

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
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
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
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
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
中興之功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脩葺而材料
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
之意加之不爲群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
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
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無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忘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口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

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閣門受告有旨無克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是日同執政對於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

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遜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權霸深祁恩冀州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

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此顧

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即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

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卽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予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

遣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卽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名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卽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所謀正

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
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傳亮者陝西
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
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
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
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
犯令者上即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
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
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
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

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
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
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
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
亮前跡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
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
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怒之以
未謹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吞武帝皆人之所難堪
者而主怒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
下以歸京師耳非有它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

得而將帥之材為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為
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
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瓊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
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
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余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為
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
降誕考之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
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為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探甲荷戈冒犯霜雪

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鮮不及後日復有急
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
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
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
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
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
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
吏又命使臣齎夏藥編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
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

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
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
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
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公河巡察使自
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埃而潛善建議令
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子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
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曰解難亂紛糾者不
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尤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
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
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則劔

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濟衛懷三州士
氣旣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
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
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
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
可指日而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
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
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
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
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

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拜昌潛遂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怒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臣節况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慙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

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廷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賓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爲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如趙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閻孝忠之守蔡黃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却侔趙令禪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禪知黃州規知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荆南舒彝

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降兩官落職
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
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
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
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
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
擅殺爲非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
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
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
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

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
是時范訥王棄罷而開封府與留守關官余薦宗澤於上
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淵東人自爲小官即稟率有氣節
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
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
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
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
語袞袞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
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權
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於此

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
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
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
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
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慶仁死余薦
杜克代之而以劉錫代克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
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
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
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慤以財利
勤幹爾以爲戶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遽除執政不

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慤措置乞少緩之候
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
與至執政臣常聞敢以爲請上乃止令遷伯彥而以潛善
遷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十餘日竟除慤蓋潛善主之也
余因對復奏曰臣前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
力措置戶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
命慤兼總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
諫議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
爲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遷則
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侍

從卿監卽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然翰之來脫不能有助也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兩京之糧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求道策疑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令三分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卽間撥入京師糧始足米價始平

又擇使臣八員爲汧汴巡檢每兩員將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濫決之患又於兩京城外及汧汴至泗增置巡檢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卽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日募兵二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

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僮僕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裒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

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閩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勅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

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益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

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搔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叙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合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然

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

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予素爲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委員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

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
旨惟息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
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
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保
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
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
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
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
藩守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
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

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
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
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
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
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
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
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大原也承鮑防之
後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
一年關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
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剝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

給弓天令閑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
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
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
寬其銜勅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
運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
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
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
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
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
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

出師始命將佐取其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
慮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
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
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
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
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
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
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
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
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

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夫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矣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

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

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
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
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
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
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
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
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
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
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

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
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
原郡縣積習承平之義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
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却縣遂陷沒者非特
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
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
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脩城池者申朝廷給
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
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
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

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肩以俊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肩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嚴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

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兼表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濟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

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博况勝之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於汧河汧江汧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國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齎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納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

內庫甲冑甚多特大軍卒不能勝乞降指揮監具軍器納襖闕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冑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
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
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
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零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
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
慕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
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
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
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
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

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
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爲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獲非常
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
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
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
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
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
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
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募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
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

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特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首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

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準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揚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

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
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
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
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
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
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
不遣有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
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即位瓊不自
安朝廷以其極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
臣平伍當閔略之以責後效瓊向反側至是余奏遣之討

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
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綰背心一宣諭
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齋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
即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
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
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
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
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
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
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

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九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

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

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
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
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
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
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
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
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
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
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
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

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
聞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
來朝廷自決水以滄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
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
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
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
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
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
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
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

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曰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颺峭皆遠賤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

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初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園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款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姦惡悖通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園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目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

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官人可以見其情狀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伏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

更疾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果行

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下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

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矣余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

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嘗身將兵披甲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儻媮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牘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

曰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
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
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為先一失西
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
儻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
盜賊且將蠶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
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况治
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
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而

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
遣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播畫就緒即還汴都策
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
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柴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
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適
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
安夫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
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柰
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

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
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
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
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
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幹
辦頓遞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
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
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
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儻或

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
吾可貪員寵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
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
馬祇令每州買馬百疋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
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
百疋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
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
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
之改刺旨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權已
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李權在圍

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宮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爲輕典儻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搔擾東南並落職與官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脩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脩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祇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旨撥兩浙

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日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脩城等搔擾余奏上曰創脩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拆舊脩蓋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姻家故密啓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吳昉委提

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出者頗多初余
每日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
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固知
諧懇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
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
臣夙夜黽勉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驚銳以
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
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
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必陰有
諧懇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

君子而必以小入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勢
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
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
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
黑卒諧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
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
也夫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
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遷
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

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自晝殺人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張慤又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慤以余嘗沮其執政故附潛善

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

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
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示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
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
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
過尚書省余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
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慈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
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
旨痛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
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拔
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

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
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
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
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
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設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
民盡爲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
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
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慈無以
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
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即爲付亮之事初王燮傳亮

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蔽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慶亮欲厚資給以募之肯一可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百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復河陽河中解州汾河一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

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慶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為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為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汾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為金

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之渡河遂爲孤軍儻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將帥不從中御之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留耳余曰兵事不可遙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留如趙充國堅執之

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鑒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

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今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

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度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於此尚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歎與亮語觀其謀略智勇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

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為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為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輟那人兵應副錢糧噐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啓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為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

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目拜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既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為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為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目再拜榻前

復奏曰臣以愚忝仰荷矜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
初首命為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
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
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
從固宜為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
臣者不過欲為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為
非變白為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群枉之中獨賴陛
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
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
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臣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有

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而為之察色診
脈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
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
而命都料匠以脩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楹設木以事撐
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
之得以易棟楹又撐柱之具悉投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
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
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
主以其相為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
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

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
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臣
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顧車駕巡幸
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
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
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留神於此勿以臣
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
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日泣辭而退遂上第三
表劄客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議者不止將
有患禍不測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

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

進退

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處

禍而不去被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
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
其買馬勸民出財為罪又謂行遣偽命臣僚為報私怨納
御批除目為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為黨庇姻戚爭議傳亮
渡河為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余
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
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閣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
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

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
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為罪者又言余傾家
貲以犒叛卒為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迂賊陰與之通朝
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非
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
也聞命即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
于屬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備位宰相日記追
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纒七
十有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滄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丘
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余既罷之後張所

亦以罪去傅亮辭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
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
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取進
退之大槩次第而總叙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
附著合為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
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
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

綱叙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二

通志附錄

五



